

# 天下第一棋迷

(本文插圖刊第77頁)

## 圍棋一傑「聶旋風」的世界

●江山 (大陸作家)

### 小小年紀打敗大師

中國幾乎無人不知的圍棋高手聶衛平，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七日出生，北京人，身高一公尺九一，體重一百三十斤，敦厚的臉型，架一副黑邊眼鏡。他有姐弟四人。

妻子孔祥明，四川人，也是圍棋國手，八段。兩人結婚已快近十年，有一個活潑的六歲小男孩——聶雲聰，還沒有從父母學棋。一家三口，其樂融融。

聶衛平的父母和外公都會下圍棋，名聲不大，癮頭不小。他們一有空閑就要擺開棋桌殺上幾盤，這對小小的聶衛平却具有極大的感染力。這黑白子的神秘世界使聶衛平久久不願離去，而且看會了圍棋。他的弟弟也是個圍棋迷，他們哥倆常常擺開棋盤，學着大人的樣子殺上一盤，可是弟弟比聶衛平棋高一着，總是贏他，於是要打敗弟弟成了聶衛平在十歲左右時的目標。有一次，弟兄二人正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聶衛平突然休克，父母這才勒令他們不准摸棋。聶衛平却從未遵守這一道命令，而且在一盤一盤的廝殺

中，增長了技藝，在北京小有名氣。

一九六二年夏天，他成了陳毅元帥的小棋友。陳毅是個「儒將」，出身文人，辦過報紙，能詩能奕，也熱心提倡圍棋。聶衛平的父親帶着他，和弟弟到了北京體育館東樓，去跟陳毅下棋。對局的結果是小聶贏了大師，而聶衛平的弟弟却輸給了陳毅。這使聶衛平喜出望外，倒不是因為他勝了陳老師，而是他弟弟輸給陳毅，這對聶衛平來說是雙重勝利。在對局中，陳毅鼓勵小聶好好學習，將來打敗日本九段高手。這使他懂得下圍棋不單純是玩。自此以後，陳毅只要空閒，便把小聶接去殺幾盤。小聶也不拘束。有一次對局，陳毅剛下了一步棋，發覺不妥，就伸手把棋子拿回去。不想，小聶一把抓住陳毅的手腕，不讓他悔棋，把陳毅逗得哈哈大笑，周圍的人看到小聶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樣子，也哈哈大笑。這件事傳出來，成爲圍棋界的美談。

### 在不斷廝殺中成長

爲了下棋，他撒過謊，逃過學，挨過揍。一九六五年，日本圍棋界代表團訪華比賽，小聶從

北京市副市長那裏弄到一張請柬，一看日期，他傻眼了，因爲那天他要上學。可是，他實在不願錯過這一場比賽。於是心生一計：對老師稱病假，對媽媽佯裝上學。在賽場他看得有滋有味。第一天沒事。可第二天，老師兩天未見學生到校便去他家探病，這一下戳穿了他的「西洋鏡」。母親大怒，趕到賽場，活捉了小聶，自然一頓皮肉之苦是少不了的。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十年動亂，小聶也在大風大浪中漂泊。「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才十四歲，他也興致勃勃地參加了紅衛兵。可是，不久父親被剃了「陰陽頭」，掛着「黑幫」的牌子挨批鬥，圍棋也被紅衛兵宣佈爲「四舊」，關心圍棋的陳毅元帥也被打倒，他心中憤憤，從此成了「逍遙派」。

他跑到山西，找到昔日一同參加全國比賽的小棋友，三個小朋友組成「圍棋代表團」，離太原，下青島，到上海，奔南京，來一個圍棋「大串連」，他們要會會天下名手，長點見識。

一九六九年，在上下山鄉高潮中，他懷揣着陳毅送給他的棋盤、棋子，離開家到黑龍江山河農場勞動，聶衛平秉性不改，仍是迷戀着圍棋。

一九七〇年春節，他頂風冒雪，走百餘里路到農場九分場去找北京知識青年程曉流下棋。一對棋友，幾年不見，心有靈犀一點通。「帶棋子了嗎？」「那能不帶！」於是，整整五天五夜他們倆除了吃飯、睡覺、上廁所，全部時間都消磨在棋盤上了。農場大批判的矛頭指向他們的宿舍，說是「四舊」不除，棋風不止。不准小聶下棋，他偷偷溜出去看棋。一九七一年，小聶收到弟弟繼波的一封信，說是日本圍棋代表團要來北京。好消息，回北京看棋去，說不定還能和日本人殺上幾盤。但是，等他到了北京，才知道根本沒有這回事，又慌慌張張趕回農場。可以想像得到一場厄運在等待着他。從此，重活、累活、髒活都是他的任務，下棋更是夢想！國家體委會指名讓聶衛平參加訪日的圍棋比賽，農場不支持，全國圍棋比賽即將舉行，農場的領導却給他一項任務：修豬圈。一直到回城以前，一有機會回北京必定纏住陳祖德這一般國手，殺它幾盤。這些國手「談曠色變」，一聽說他要來下棋，便溜之乎也，因為他一來就是通宵達旦，誰也受不了。

### 會盡天下成名高手

中日圍棋播臺賽辦了五屆，在這些比賽中，

聶衛平過關斬將，屢戰屢勝，可謂八面威風。

第一屆中日圍棋播臺賽，日方尚有三名最重量級的選手，中方只剩下小聶一人。而小聶曾經與小林和加藤數次交手，從未勝過。可是，小聶

我們的聶九段說：「這回我要立它幾功。」當時並沒有人理會他。他開摯友程曉流六段：「如果我把加藤和小林都贏了，你們會怎麼想？」程曉流大驚：「什麼？」然後，毫不猶疑地說：「我募捐給你修個紀念碑！」結果，小聶打敗日方三員虎將，證明他並非狂言。在閉幕式上六十多歲的藤澤秀行引咎自責，他說：「我和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說過，輸了棋我要削髮為僧。這次比賽之前，我特意向我常去的一個理髮店打招呼，告訴他們我可能要剃光頭。今天最終有了這個結果，下個星期，我一定剃光頭。」小聶馬上走到麥克風前深情地說：「藤澤先生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的老師。作為學生，我不希望看到自己的老師剃成光頭。」

這個藤澤秀行，有日本棋聖之稱，早在一九八〇年他就挑選了一批少年棋手，組成「秀行軍團」，形成一個人才中心，並親自率領他們訪華，找中國棋手較量。所有費用團員自理，目的是很明顯的。到了一九八七年以後，日本從初段到七段的各段冠軍，幾乎全部落入「軍團」成員之手。軍團成了日本棋壇新秀的誕生地，藤澤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日本棋聖。

第二屆中日圍棋播臺賽，中方只剩下聶衛平這個光桿司令，而日方還有五員猛將。這個小聶又口出狂言：「過了山城宏這一關，酒井猛不是

我的對手，他和我不是一個檔次的。」事實又證明他並非狂言。

中國女排曾獲得五連冠，聶衛平，日本人稱「聶旋風」，取得八連勝的戰跡。這都不是輕而易舉的。

小林光一是日本超一流圍棋手，號稱「天煞星」。他在北京體育館面對數千位中國觀眾毫不掩飾地說：「圍棋是日本的傳統。日本方面是決不肯認輸的。至於我，我決心戰鬥到底。」這時聶衛平在臺下聽着。他早已開始搜集凡能搜集到的小林光一的對局棋譜，閉門數月，苦思冥想，反復揣摩，終於發現小林光一輸局都是走成對角。如何逗他走進來？小聶已成竹在胸。結果聶衛平拔掉了小林光一，日本人不能不承認：「聶君已具備日本超一流棋士的實力」。

### 誇下海口武宮慘敗

武宮正樹在日本是聞名的「宇宙流」。千餘年來人們對圍棋的技藝着重在「邊」和「角」的研究，因為角、邊這兩個地方容易取得勝着，而武宮正樹創造性地設計一套爭奪中腹的戰法。藤澤秀行曾說：「我們當今這些人所下的棋，無論是誰都不敢誇口說幾十年、幾百年之後還能流傳。唯有武宮正樹的棋是絕對會留給子孫後代的！」此之謂「宇宙流」。小聶與武宮的對局，人們稱爲「世紀大戰」。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二十分，這場「世紀大戰」以武宮慘敗而結束了。令人驚奇地是，沒有反復，沒有驚險，人們覺得不過癮。專家們分析棋譜，小聶採取的

完全是與「宇宙流」頂牛的方法，先於武宮佔領了中腹，迫使武宮不能在「宇宙」中廝殺，武宮用其所短，不得不敗，足見小聶早就對武宮的棋路研究個透澈。在此之前，武宮曾四次與聶對局，而聶未曾勝過他一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啊！小聶在國內幾乎包攬了大大小小圍棋賽冠軍頭銜，一九七九年的一天，小聶對圍棋隊隊友們宣稱：「我一個人可以打你們十個人，而且有取勝的把握。」隊友們個個是全國選了又選的圍棋界出類拔萃之輩，豈能當「飯桶」，一片公憤，於是十樣好漢出來與小聶對局，一個人同時和十個人下十盤棋，打得難解難分，戰至中午，大家要去吃飯，這一對十局的戰局鳴金收兵。

### 十年磨鍊大智若愚

一九七九年的小聶，年方二十七歲，鋒芒畢露，大有天下英雄無敵手的氣概，又經過這十年勝和敗的磨鍊，今日的聶衛平已全無勝者之驕矜，而是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如天高雲淡，包羅萬象。中國圍棋隊有一批年輕人，一批有「超級電子腦袋」的人。馬曉春九段對公全國旅客列車時刻表》，幾百條列車線路，順背如流，走到鐵路口，只要看一看手錶，便能說出這是開往什麼地方的第幾次列車。他們當中馬曉春、曹大元、江籐久、劉小光，一個個脫穎而出，他們當中會打敗過聶衛平的不下十個人。但他們各有長短，才華四溢的，失之堅韌；精細的失之柔弱；果斷的失之草率；勇猛的失之魯莽。唯有聶衛平全面。劉小光曾說他，「不是人，是神。」而聶衛平

他是人，不是神，他當過紅衛兵，抄過別人的家，也當過「狗崽子」，被別人抄過家，他挨過餓，扛麻袋、拉車，這些經歷鑄造了他的性格。他有許多恩師，我國棋壇老一輩國手過惕生便是一位。他有許多棋友，陳毅元帥便是一位。每年一月六日陳毅辭世的那一天，他都要去八寶山，悼念他的亦師亦友的忘年之交。

### 棋場戰將家中白癡

小聶與孔祥明一九八〇訂百年之好，他們同在圍棋隊。他九段，妻子八段，兩人都是棋手，談棋、下棋、研究對局。孩子一出世，孔祥明長嘆一聲：「兩人只能犧牲一個了，犧牲他也沒有用。」孔祥明挑起了家庭重擔。聶衛平能喝酒，在東北農場勞動時，他一次能喝一斤白酒，現在也能喝半斤。聶衛平患有心臟病，比賽時靠氧氣維持。可他捷報頻傳，各方面都邀請他，每宴必酒。孔祥明無可奈何的對人說：「那些衝着小聶而來的宴會，簡直沒完了，我真想大喊一聲：小聶不能再喝酒了！他畢竟只有三十多歲，還有後半輩子要好好活下去啊！這樣一杯一杯地猛灌，我能不急嗎？」

小聶是棋壇主帥，可在家庭事務上却是低能兒。他不會做飯，也從不做飯，坐在飯桌前他也從不問吃什麼。他願意去買菜，但妻子却不願意讓他去買菜，因為他總是在遇上的第一個菜攤上買菜，從不問價錢，也不挑不揀，以便儘快完成任務回家。有一次小聶要出去比賽，孔祥明買了兩個罐頭讓他帶出去吃，替他放在包裹裏。剛走出

幾步，聶九段問：「我該先吃那一罐呢？」孔祥明一笑說：「你喜歡吃那一罐就吃那一罐。」又一次，孔祥明要外出比賽，把衣服洗完，關照聶衛平曬到陽臺上去，半個月回來，發現衣服依然曬在陽臺上，問聶衛平，他回答說：「你沒有讓我收呀。」他平時常幹的家務活是疊被子，可在他疊完以後，妻子總要重疊一番，以免有客人來，顯得雜亂無章。有時妻子家務事多了，把兒子交給丈夫。不一會兒，房中就亂成一團。「孔祥明，你兒子打我，你管不管啊？」

婚前，孔祥明是全國女子圍棋冠軍，日本人贊她為世界第一，結婚、有了孩子，承擔全部家務，冠軍頭銜也就沒有了。小聶常為此不安，而孔祥明對他們的婚姻有一段評論：「小聶在棋壇上奮力拚搏，應該說够得上是有勇有謀的男子漢。我愛他，崇敬他。可是做為丈夫，作為父親，他又有那麼多地方讓我和兒子感到遺憾。有時，他就像寵壞了的孩子似的那樣懶惰和貪玩，簡直忘記了他肩上的家庭重擔。他愛看武俠小說，酒量也不小，還愛打牌，幾乎什麼牌都打，特別愛打橋牌。每逢他貪玩不歸時，我和兒子就決定開除他的『家籍』。可是，每次他在門口一露面，我們又是那樣高興，忘記了對他的『宣判』。」

聶衛平愛打橋牌不假，他是鄧小平打橋牌的牌友，在打牌時他常要把圍棋比賽的情況告訴鄧小平。鄧小平也關心圍棋，聽說贏了他就祝賀，輸了他就用四川話說：「輸了不要緊嘛；再來嘛。」重大圍棋比賽有電視轉播，鄧每次都看，有時比賽長達四、五個小時，他也是從頭看到尾。

小聶除了打橋牌也玩「拱豬」，輸了鑽桌子，夏天輸了穿棉襖。一場重大比賽的前幾天，他也常常不摸棋子，跟隊友玩「拱豬」、打橋牌取樂。這也是大智若愚。

### 星洲對陣痛失錦標

戰場上沒有常勝將軍，棋盤上也沒有常勝將軍。聶衛平在幾年前去日本訪問，與超一流棋手較量，與趙治勛、林海峯、小林光一對局他全輸了。一九九〇年富士通大賽他又輸給林海峯。就是在輸的過程中，他棋長進，日後他才能在中日圍棋擂臺賽上大出風頭。但在「應氏杯」的決賽五局大決鬥中，他輸給南韓的曹薰鉉。當聶、曹對局的前三盤，聶以二比一勝曹的時候，主辦者應昌期拍着小聶的肩頭說：「你二比一領先，我心裏就踏實了。」這時國內外棋界都看好聶衛平。要知道聶的棋風猶如彈簧，壓力越大，反彈力越大，他在前三屆中日圍棋擂臺賽「九連勝」中，都是中國棋手被殺得只剩下他一個光桿司令的時候，只好背水一戰，取得勝利的，彷彿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現在這種一致看好的氣氛，反而使他軟、昏、不啻是麻醉劑，不能不說是使他痛失「應氏杯」的原因之一，或許是重要原因。

相反，南韓曹薰鉉九段雖然大家沒有認為他能奪「應氏杯」，他却閉門苦練，養精蓄銳，闖入決賽，雖然出現過險情，但最終勝了聶衛平，奪得了四十萬美元的獎金。其實，對曹薰鉉九段的實力，人們是低估了。因為他近年來很少與中國、日本強手正式較量，所以，人們認為他的實

力低於超一流。一向謙虛的著名臺北棋手林海峯九段還認為自己的實力比曹略占上風，現實是曹九段以二比零戰勝林九段，而且在棋局上始終佔上風。早在幾年前，日本棋界剛剛重視聶衛平的實力，而藤澤秀行先生却認為九段的實力不在聶衛平之下。這是明眼人的話。事實上，在美國洛杉磯曹與聶曾下過兩盤快棋表演賽，結果是一勝一敗。曹算路精確，是實戰型的棋風。聶高手應該認真研究他的長短，攻其不備。但結果是敗於他的手下，「長使英雄淚滿襟」！

### 仍有信心再站起來

聶衛平在比賽結束後，對人說：「親人們，朋友們，我只想說一萬個對不起！請不要對我失望，也請不要安慰我，安慰的話言對錯失一個世界冠軍的棋手來講，是蒼白無用的。請靜靜地等待吧，給我時間，給我機會，再給我一份信任和期待，我會重新站起來，用发自内心的微笑去迎接一個更新的世界。如果我等不到四年後奪冠的機會，也將全力以赴培養年輕一代去爭得這個冠軍；但我更希望第二屆「應氏杯」能早點到來，更希望我自己能有奪取這個冠軍的榮譽，讓我報答關心我、愛護我、幫助我的親朋好友們！」

## 聖文 少年行 全一冊 曹志源 教授 著

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曾獲臺北市政府聘請學者作家評審推薦為激勵上進，啟發愛國情操，有益身心的良好讀物。作者以優美的文藝筆調，對數十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躍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評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眾入睡趣聞等篇，篇篇精彩。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五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